

文章分享

日期：2020年1月19日（星期日）
資料來源：基督教週報·第2891期·香港基督教醫療發展口述歷史
標題：那些年那打素教曉我的事
參考網址：[請按此](http://www.nethersole.org.hk)

印證 第2891期 主曆2020年1月19日（禮拜日） 基督教週報 5
http://ChristianWeekly.net

基督教醫療發展口述歷史
那些年那打素教曉我的事

一九八七年醫科畢業後，鄭信恩醫生先從事急症室前線，後再轉向管理工作，二零零九至二零一五年任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（下稱那打素醫院）行政總監，六年來見證上帝「給予那打素豐盛的支持」，帶領她過了一關又一關，今天她提醒自己，無論在哪一間醫院工作，都要活出基督的樣式來。

急症室反映現實

單從她的名字，鄭信恩說「已經知道我是在基督教家庭長大的」，家庭從祖父開始已信奉基督，父親曾服務浸信會聯會，家人不少從事醫療界，媽媽是護士，所以自小志願是當醫生，希望藉醫術來幫助人。

實習後，鄭信恩於一九八九年到基督教聯合醫院急症室工作。她形容「急症室就像一個社會的縮影」，聯合醫院位於鰂魚涌，在那裏「我看到很多社會上的問題，包括嚴重的貧窮問題」，在當班的八十年代卻讓她「真的看見小朋友營養不良」。

當時聯合醫院屬補助醫院，資源有限，若被懷疑染上肺結核，只能做一些簡單化驗，較複雜的檢查，病人就要自費；而且沒有電腦掃描設施，頭部受創的病人若是緊急情況，便轉送伊利沙伯醫院。鄭信恩那時就想到「假如我們能在現狀上作出改變，從而體現病人的需要，那不是很好嗎？」就此推動她後來向醫療管理發展。

面向傳媒交代沙士疫情

不到一年，她轉到政府醫院工作，一九九四年進修醫療管理，一九九五年起在醫管局總部辦事處，統籌各項專業及應變服務。而鄭信恩為外界關注的是二零零三年沙士時，被委派於每天下午四時三十分傳媒交代最新疫情。她記得第一次（五月十五日）主持記者會時，需要公布聯合醫院病源助聯醫美的死訊。那時「我不能控制自己悲傷的情緒，而自覺表現不好，「說話一直處於結巴狀態」。

事實上二零零三年三月下旬，淘大花園大規模爆發沙士時，大批病人湧進聯合醫院，鄭信恩跟在那裏工作的舊同學，只能以舊約聖經詩篇「二二篇互相鼓勵：『我要向山舉目，我的幫助從何而來？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。』」

與那打素共度時艱

二零零九年鄭信恩出任那打素醫院行政總監，雖然那打素沙士已有六年，但發展總監人員仍然留有一些創傷。原來當年威爾遜王醫院為了實施控制措施，於三月十九日暫停運作急症室，而急症室人員前往那打素醫院受診，當中有些是傷風沙士患者，致使有四十多名醫護人員不幸染病。

那時，鄭信恩面對一個很大的人手短缺問題，因為「曾經有一個時期是醫護人員的流亡潮」。問題雖然棘手，但因之前的沙士讓她看到香港醫護人員的自我犧牲精神，體會「醫護是懷著多大的勇氣衝進病房」，致使她在管理的崗位上，更加體恤前線的需要，最後「我十分慶幸天主教辦了這所醫院，讓它度過難關」。

兒科面對的壓力

她記得初到那打素醫院時，正值「雙非」高峰期，所謂雙非是指父母皆非香港居民，但他們在港出生的孩子可以取得香港居留權，導致不少內地孕婦湧到香港分娩。因當地緣關係，鄭信恩指當時雙非問題「最嚴重的是那打素和北區醫院」。但由於北區醫院沒有兒科，所以當雙非兒童遇到甚麼問題，都會湧到那打素醫院；加上同年又出現霍亂症，「兒科醫生的壓力很大，很多醫生都離職」。

在兵荒馬亂中，一位基督徒醫生的主管曾她重組兒科服務，甚至吸引兩名私人執業的醫生加入，鄭信恩說：「其實他們在私營做得十分成功，願意放下一切只是「因為他們想在那個環境下服務」，亦因此而舒緩了兒科的壓力。

二零一一年，那打素醫院的兒童精神科成立跨部門的「怡晴軒」發展計劃，為整個新界東聯網開展兒童精神健康服務。這個大型計畫獲李嘉誠基金會贊助，但原來鄭信恩之前曾面對一大難題，「當時醫生的數目並不足額」，但卻碰到「政府突然有一些撥款」，讓她解決人手問題。同時，「我也拿到一個跟李嘉誠基金會配對的機會」。

這樣在人手上總完一關又一關，鄭信恩相信那是「主的能力」，即使是自己怎樣祈求也不能得到，「作為院長，我也沒能力去吸引這些醫生」。

「矜憫為懷」的現代版本

作為一間由立業於一八八七年創立的醫院，那打素醫院的院訓為「矜憫為懷」，本於基督對人的肯定，一百多年後擔任院長的鄭信恩，理解為「要了解病人的需要」，她借用另一位醫生的說話，就是「同在、同心、同步、同行」。

鄭信恩 | 律敦治及鄧肇聖醫院行政總監
訪談日期：2019年3月5日
訪談學生：潘榮傑、陸錫鈞 / 香港浸信會大學
採訪師：鄭子瑋 / 雜誌多 / 基督教學
整理及編輯：馬少萍




「同在」，是指醫生可能在數小時見數十個病人，每人只給予五分鐘時間，但病人其實已等了數小時，且數個月甚至半年才見醫生一次，鄭信恩認為此時醫生「要讓病人感覺與他同在」，不要跟病人沒有眼神接觸，「就好像沒有聆聽別人的說話」。

「同心」，是指同理心，醫生要體恤病人內心所關注的事；「同步」，是指治療有不同階段的需要，就像當徵求了一個突然中風的病人後，就要關注他以後復康治療的需要，「出院後如何處理日常生活的事情，替他考慮家居改裝服務」。

「同行」，就是關心病人整體需要，「與他一同共渡疾病的旅程 (disease journey)，克服他的困難」。

鄭信恩相信這四點其實就是基督教醫務強調的「全人治療」，那是她在那打素學到的，「用這個方式思考，也就能體諒到病人的身、心、社、靈的需要」。

她還想起一個傷痛的經歷。一個五十多歲的男士因糖尿病而要切除雙腳，否則雙腳會壞死，手術成功後病人卻接受不到，當天晚上在醫院自殺。「同事都感到十分傷心」，然後「大家都上了一課」，就是「當你治好了他的病，卻沒有醫治好他的心」的教訓。那次病人的心理狀態雖然曾被檢視，但因他故意隱藏自殺念頭而未被發現，所以鄭信恩也提醒「醫護人員要有一個敏銳的心」，而不僅只是「做到醫科書上教導的東西」。

院牧關顧心靈所需

那打素醫院備設有二十四小時候命的院牧服務，為病人和家屬提供心靈上的支援，貫徹全人治療和實踐「矜憫為懷」的精神。院牧的經歷由那打素慈善基金會支持，鄭信恩說她當年曾見過一位黑社會老大，「跌斷了腳，到骨科進行手術」，因此認識了院牧，接觸了宗教，最後改變了人生。院牧亦會支援醫護人員，「每個星期都會有恆常的午餐聚會，給醫生、護士、各職系的人員午餐時可以有一個敬拜的時候，而病人只要沒有傳染病的都可以參加」。

那打素醫院有一個小小的博物館，見證醫院走過幾十年的歲月。在醫院員工中心出入口寫著「上帝住在我們醫院」，鄭信恩說那六年在那打素的日子中，每遇到困難就想這句話作為她的幫助；而作為管理層，她祈求自己有屬天的智慧，在作任何決定時，「希望自己能站在上帝的一方」。

一九八七年醫科畢業後，鄭信恩醫生先從事急症室前線，後再轉向管理工作，二零零九至二零一五年任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（下稱那打素醫院）行政總監，六年來見證上帝「給予那打素豐盛的支持」，帶領她過了一關又一關，今天她提醒自己，無論在哪一間醫院工作，都要活出基督的樣式來。



急症室反映現實

單從她的名字，鄭信恩說「已經知道我是在基督教家庭長大的」，家族從祖父開始已信奉基督，父親曾服務浸信會聯會。家人不少從事醫療界，媽媽是護士，所以自小的志願是當醫生，希望藉醫術來幫助別人。

實習後，鄭信恩於一九八九年到基督教聯合醫院急症室工作，她形容「急症室就像一個社會的縮影」，聯合醫院位於觀塘，在那裏「我看到很多社會上的問題，包括嚴重的貧窮問題」，在富裕的八十年代卻讓她「真的看見小朋友營養不良」。

當時聯合醫院屬補助醫院，資源有限，若被懷疑染上肺結核，只能做一些簡單化驗，較複雜的檢查，病人就要自費；而且沒有電腦掃描設施，頭部受創的病人若是緊急情況，便要轉送伊利沙伯醫院。鄭信恩那時就想到「假如我們能在規畫上作出改變，從而體現病人的需要，那不是很好嗎？」就此推動她後來向醫療管理上發展。

面向傳媒交代沙士疫情

不到一年後，她轉到政府醫院工作，一九九四年進修醫療管理，一九九五年起在醫管局總部辦事處，統籌各項專業及應變服務。而鄭信恩為外界認識的是二零零三年沙士時，被委派於每天下午四時三十分向傳媒交代最新疫情，她記得第一次(五月十五日)主持記者會時，需要公布聯合醫院病房助理鄧香美的死訊，那時「我不能控制自己悲傷的情緒」而自責表現不好，「說話一直處於結巴狀態」。

事實上二零零三年三月下旬，淘大花園大規模爆發沙士時，大批病人湧進聯合醫院，鄭信恩跟在那裏工作的舊同學，只能以舊約聖經詩篇一二一篇互相鼓勵：「我要向山舉目，我的幫助從何而來？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。」

與那打素共度時艱

二零零九年鄭信恩出任那打素醫院行政總監，雖然距離沙士已有六年，但她發覺醫護人員仍然留有一些創傷。原來當年威爾斯親王醫院為了實施控制措施，於三月十九日暫停運作急症室，而急症病人亦需往那打素醫院求診，當中有些是隱形沙士患者，致使有四十一名醫護人員不幸染病。

那時，鄭信恩還面對一個很大的人手短缺問題，因為「曾經有一個時期是醫護人員的逃亡潮」。問題雖然棘手，但因之前的沙士讓她看到香港醫護人員的自我犧牲精神，



體會「醫護是懷着多大的勇氣衝進病房」，致使她在管理的崗位上，更加體恤前線的需要，最後「我十分慶幸天父眷顧了這所醫院，讓它能度過難關」。

兒科面對的壓力

她記得初到那打素醫院時，正值「雙非」高峰期，所謂雙非是指父母皆非香港居民，但他們在港出生的孩子可以取得香港居留權，導致不少內地孕婦跨境到香港分娩。因着地緣關係，鄭信恩指當時雙非問題「最嚴重的是那打素和北區醫院」，但由於北區醫院沒有兒科，所以當雙非兒童遇有甚麼問題，都會湧去那打素醫院；加上同年又出現豬流感，「兒科醫生的壓力很大，很多醫生都離職」。

在兵荒馬亂中，一位基督徒醫生的主管替她重組兒科服務，甚至吸引兩名私人執業的醫生加入，鄭信恩說：「其實他們在私營做得十分成功」，願意放下一切只是「因為他們想在基督教的環境下服務」，亦因此而舒緩了兒科的壓力。

二零一一年，那打素醫院的兒童精神科成立跨部門的「怡晴軒」發展計畫，為整個新界東聯網開展兒童精神健康服務，這個大型計畫獲李嘉誠基金會贊助。但原來鄭信恩之前曾面對一大難題，「當時醫生的數目並不足夠」，但卻碰到「政府突然有一些撥款」，讓她解決人手的問題，同時間，「我也拿到一個跟李嘉誠基金會配對的機會」。

這樣在人手上過完一關又一關，鄭信恩相信那是「主的能力」，即使是自己怎樣祈求也不能得到，「作為院長，我也沒能力去吸引這些醫生」。

「矜憫為懷」的現代版本

作為一間由宣教士於一八八七年創立的醫院，那打素醫院的院訓為「矜憫為懷」，本於基督對人的憐愛，一百多年後接任為院長的鄭信恩，理解為「要了解病人的需要」，她借用另一位醫生的說話，就是「同在、同心、同步、同行」。

「同在」，是指醫生可能要在數小時見數十個病人，每人只給予五分鐘時間，但病人其實已等了數小時，且數個月甚至半年才見醫生一次，鄭信恩認為此時醫生「要讓病人感覺與他同在」，不要跟病人沒有眼神接觸，「或好像沒有聆聽別人的說話」。

「同心」，是指同理心，醫生要體恤病人內心所關注的事；「同步」，是指治病有不同階段的需要，就像當救活了一個突然中風的病人後，就要關注他以後復康治療的需要，



「出院後如何處理日常生活的事情，替他考慮家居改裝服務」。「同行」，就是關心病人整體需要，「與他一同共度他疾病的旅程(disease journey)，克服他的困難」。

鄭信恩相信這四點其實就是基督教醫療強調的「全人治療」，那是她在那打素學到的，「用這個方式思考，也就能體諒到病人的身、心、社、靈的需要」。

她還想起一個傷痛的經歷。一個五十多歲的男士因糖尿病而要切除雙腳，否則雙腳會壞死，手術成功後病人卻接受不到，當天晚上在醫院自殺。「同事都感到十分傷心」，然後「大家都上了一課」，就是「當你治好了他的病，卻沒有醫治好他的心」的教訓。那次病人的心理狀態雖然曾被檢視，但因他故意隱藏自殺念頭而未被發現，所以鄭信恩也提醒「醫護人員要有一個敏銳的心」，而不僅只是「做到醫科書上教導的東西」。

院牧關顧心靈所需

那打素醫院還設有二十四小時候命的院牧服務，為病人和家屬提供心靈上的支援，貫徹全人治療和實踐「矜憫為懷」的精神。院牧的經費由那打素慈善基金會支付，鄭信恩說她當年曾見過一位黑社會老大，「跌斷了腳，到骨科進行手術」，因此認識了院牧，接觸了宗教，最後改變了人生。

院牧亦會支援醫護人員，「每個星期都會有恆常的午餐聚會，給醫生、護士、各職系的人員午餐時可以有一個敬拜的時候」，而病人只要沒有傳染病的都可以參加。

那打素醫院有一個小小的博物館，見證醫院走過蒙恩的歲月。在醫院員工中心出入口寫着「上帝活在我們醫院」，鄭信恩說那六年在那打素的日子中，每遇到困難就想起這句話作為她的幫助；而作為管理層，她祈求自己有屬天的智慧，在作任何決定時，「希望自己能站在上帝的一方」。

鄭信恩 | 律敦治及鄧肇堅醫院行政總監

訪談日期：2019年3月5日

訪談學生：卓堡傑、孫銘蔚 / 香港浸會大學
陳莉雅、鄭宇珊、陳欣彤 / 協恩中學

整理及撰寫：馬少萍